

W. Somerset Maugham



The Summing Up

毛姆
写作回忆录

[英]毛姆——著 陈君多——译
W. SOMERSET MAUGHAM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The Summing Up

毛姆
写作回忆录

[英]毛姆——著 陈苍多——译
W. SOMERSET MAUGHAM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毛姆写作回忆录 / (英) 毛姆著; 陈苍多译. —成都:
四川文艺出版社, 2019.8
书名原文: The Summing Up
ISBN 978-7-5411-5426-3

I. ①毛… II. ①毛… ②陈… III. ①毛姆
(Maugham, William Somerset 1874—1965) —回忆录 IV.
① K835.61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9) 第 123829 号

MAOMU XIEZUO HUIYI LU

毛姆写作回忆录

[英] 毛姆 著 陈苍多 译

策划出品 磨铁图书
责任编辑 邓敏
特约监制 张晓意
装帧设计 xtangs@foxmail.com
责任校对 汪平

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(成都市槐树街2号)
网 址 www.scwys.com
电 话 028-86259287 (发行部) 028-86259303 (编辑部)
传 真 028-86259306

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

印 刷 天津旭丰源印刷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 125mm × 185mm

开 本 32开

印 张 9.75

字 数 220千

版 次 2019年8月第1版

印 次 2019年8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5426-3

定 价 49.00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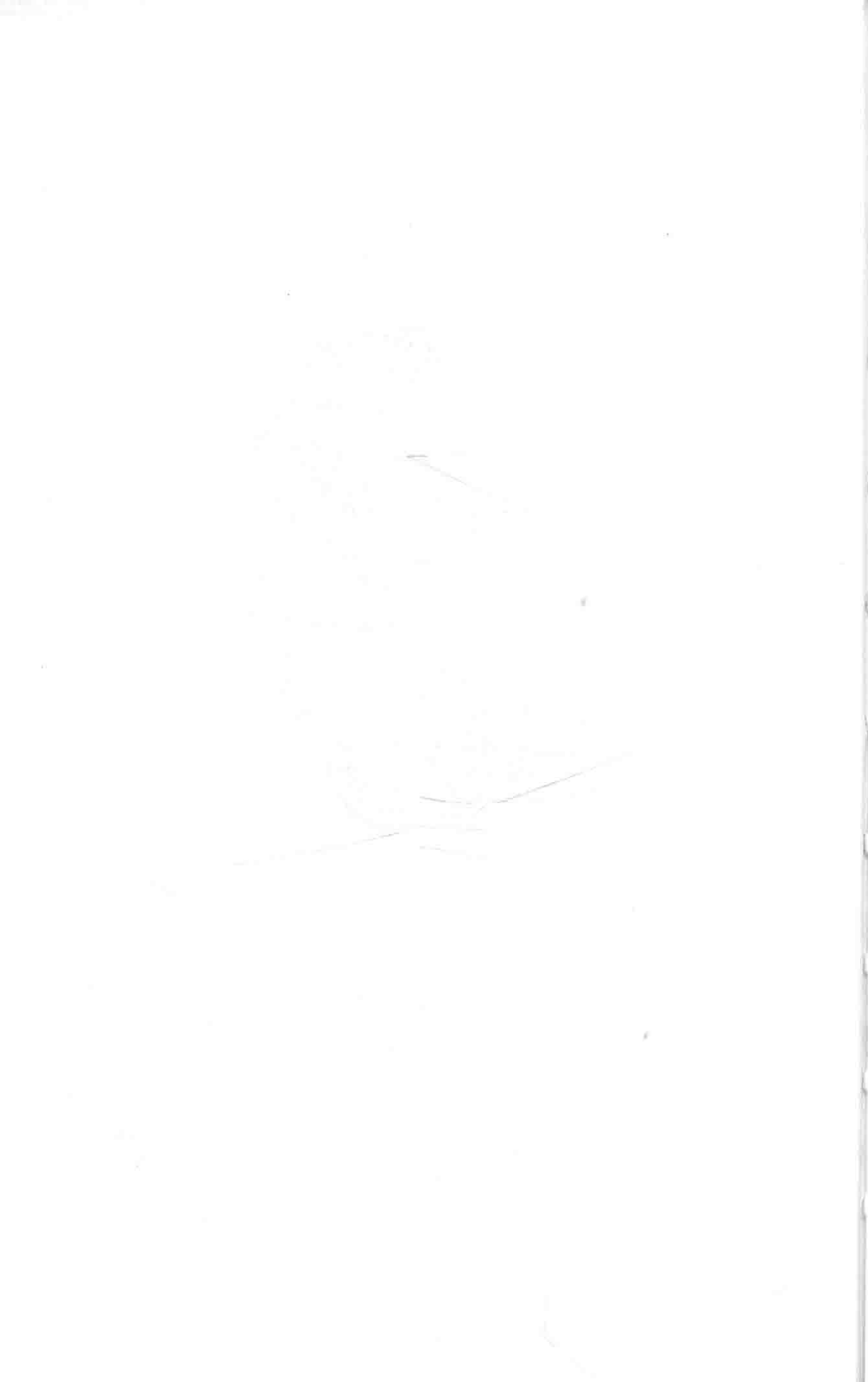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。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010-82069336

阅读，认识你自己
Lege, tamet nosce



W. Somerset Maugham

William Somerset Maugham 1874-1965



· 译序 ·

威廉·萨默塞特·毛姆 (William Somerset Maugham), 于 1965 年 12 月 15 日, 在法国东南部尼斯的 Anglo American 医院里结束了他 92 岁的一生。

毛姆逝世, 固然是“巨星的陨落”, 但就他自己而言, 在文学层面上, 在生活层面上, 想做的都已做到了, 可以说是过了幸福的一生。我们该祝福他冥途平安。

他写过很多小说, 也写过剧本。这期间, 他当然曾经历过很大的辛劳。刚上小学便死别父母, 在惨淡的学校生活中又得了肺病。先就读于医学校, 到那篇描写贫民窟的小说《兰贝斯的丽莎》于 1897 年问世以后, 他正式踏上了作家生活的旅程。

“我很穷, 如果可以的话, 我很想与躲在阁楼里啃面包干的生活告别。金钱对我来说, 好像是能带来第六感的事物, 没有它, 其他五种感觉也不能充分地焕发激情。”——成功后, 他回顾艰苦岁月, 曾留下这样的名言。

他苦熬了十年, 至 1907 年, 不知道他的第几部作品在伦敦某个商业剧场上演了。自此一帆风顺, 在剧作上获得成功, 接

着，他的小说也得到世人的认可。《人性的枷锁》《月亮和六便士》《寻欢作乐》等代表作接连出版，赢得了财富与声望。

毛姆绝不会说自己要为了艺术贡献一生这类话。提供给人们有趣味的话语文字，从而得到金钱的回报，让自己能过上舒适快乐的生活，能够如此，便是他一贯的态度。

自1897年他的处女作问世一直到今天，英国的文学思潮经过了种种变迁。出过高尔斯华绥、康拉德，随之而起的有乔伊斯、伍尔夫和劳伦斯，都曾名噪一时。在这后浪推前浪的过程中，毛姆一直置身事外，用他自己的方式，创作“可以攫取金钱的小说”。

他揭起通俗派的招牌，向那些自称或被称为艺术派的作家挑战，且并没有失败。因为他所写的东西，不仅仅是有趣的故事而已，而且有冷笑着（cynical）看穿人们内心的锐利目光。凡是接触到他作品的人，都深深地承认这一事实。

像他自己所宣称的一样，他把作品所得的巨额财富统统投资到人生的快乐上。虽曾一度结婚，却仅过了十一二年便结束了婚姻生活。他所过的，是痛痛快快、任性肆意的一生。

本书原名 *The Summing Up*，为毛姆一生写作生活的总结。毛姆曾宣称“艺术即生活”，读者读完本书，当可了解毛姆如何把文学艺术与生活连成一片，成为一个受人欢迎的小说家和戏剧家。

我在《巴黎的异乡人》¹译序里曾提到，毛姆并非简简单单讲故事的人。本书最后部分，他对真善美的论述，直如博古通今的

1. 即毛姆的长篇小说《圣诞假日》（*Christmas Holiday*）。

哲学家，其实很多理论却是平易而实用的，诸如，“美并非少数人才能享受的特权”，“信仰不一定求证明，以直觉去信仰即充足”，以及对观众组成分子的分析，皆深富哲理而易于为人接受。

对作家而言，此书可谓最精确的写作指南。毛姆指出，简单、清晰、谐和为写作三大标准。现代作家当可三思而行。

毛姆曾说过：“我对人性感兴趣到着迷的程度。我觉得，传达我对人性观点的最佳方法，就是讲故事。”此书正是这位身兼医生、旅行家、小说家、戏剧家多重身份的作家的现身说法，就如同一个惊人的魔术师亲授你表演令人着迷的魔术的方法，而毛姆所使用的道具却是对人性的透视而已。

毛姆的作品皆趣味盎然，几乎没有一篇让你读过之后会感到后悔的（晚年的短篇也许偶有例外）。各类长篇、短篇小说，还有剧作和随笔，都各有异趣。它们的趣味自何而来呢？第一是作者骨子里有着锐利而辛辣的、讽刺的人生观；第二是用毫无掩饰的、平易近人的文笔，把自己想说的话，简明率直地陈述出来。这两点，是谁都承认的，毛姆最大的特长。

这本书在1938年毛姆64岁时出版，以后再版多次，直至今日仍为读者所欢迎。64岁的毛姆，作为一个剧作家，作为一个小说家，都已功成名就。到了这一阶段的毛姆，回顾自己的一生及作品，尚有应说而未说，或已说而言有未尽的，要把到此的一生总括地检讨，因此便有了这本书的诞生。

到这一年为止，毛姆所著的小说、剧作虽为数甚多，但随笔之类，除三二游记之外，几不得见。他的人生观或世界观当然在他的作品中随处可见，但有关人生各方面的问题，不受小说或

戏剧的故事所拘束，能自由自在、言其所欲言地写下的，则以这本书肇其端。所以这本书，是把一直积压在心中的话，如堤之决口奔放而出，趣味十足且内容丰富，有着百读不厌的魅力。如果有人问我，要了解毛姆这个作家，以读他的什么作品为上时，我会毫不迟疑地回答，除了《人性的枷锁》《月亮和六便士》及其他二三长篇，加上《雨》《红毛》及其他四五短篇之外，这本随笔是绝对非读不可的。这本书对了解毛姆其人其事，对于文学研究，都是有益的读物。

要了解毛姆的为人，没有比这本书更方便的了，但同时，对想在批评毛姆方面有创新的人来说，这本书也是最大的阻碍。

据毛姆自己的告白，写这本书是“意在从久在我的心灵彷徨而搅乱我的心情的几个思绪中，获得心灵的解放之故”。也与写《人性的枷锁》一样，不是为了读者，是为自己而执笔的。这对经常以娱乐读者为前提的毛姆而言，不得不说是异乎寻常的。毛姆的文学中，不，更广泛地说，在所有关心人类的人中，很少能有这样趣味盎然的书了。用冷静的目光，观察自己和同类的人，论究真善美，谈论小说创作方法，确切地判断自己在英国文坛的地位，等等。凡是那些评论毛姆的人想说的话，他自己在这本书里都说到了。所有描写毛姆的文章，不管国内国外都大体相似，其最大原因便是有了这本 *The Summing Up* 存在之故吧。

全书共 77 章，不是有系统的，但在同一的主题下，间杂着叙述，内容梗概如下。

(1—5) 属于序文的部分，执笔的动机及构想等。题名的由来。

(6—7) 祖父的故事，父母的回忆。父亲具有罗曼蒂克的气质，喜欢旅行。母亲喜欢小说。

(8—10) 毛姆的文章修业。独学自修，拟模仿佩特¹、王尔德²、泰勒³的文体。研习斯威夫特⁴、德莱顿⁵、艾迪生⁶等的散文。

(11—14)^{*} 文章论。考察简练、清晰、悦耳为文章之理想。主张应写读者容易了解的文章。

(15—17) 人生观，世界观。为本书的重点。被人引用最多而出名的部分。人生仅有一次，主张应尽量发挥自己的能力，把人生交织成复杂而多彩多姿的图案。人类都是“伟大与卑微，善与恶，高洁与下流的混杂”，而且“同样的人中，存在着难以两立的几种要素，虽是这样，却表现得非常调和”。这是他对人的观察，被称为讽刺家的辩白——善人的善是理所当然的，在俨然

1. 瓦尔特·佩特 (Walter Pater, 1839—1894): 英国作家、批评家，著有《文艺复兴史研究》，提出“为艺术而艺术”的美学主张。

2. 奥斯卡·王尔德 (Oscar Wilde, 1854—1900): 英国作家、艺术家，以剧作、诗歌、童话和小说闻名，著有《道林·格雷的画像》《快乐王子》《夜莺与玫瑰》等作品。

3. 杰里米·泰勒 (Jeremy Taylor, 1613—1667): 英国主教和作家，被誉为“神学家中的莎士比亚”。

4. 乔纳森·斯威夫特 (Jonathan Swift, 1667—1745): 英国作家、政治家，代表作为《格列佛游记》。

5. 约翰·德莱顿 (John Dryden, 1631—1700): 英国诗人、剧作家、文学评论家，英国戏剧评论的鼻祖。

6. 约瑟夫·艾迪生 (Joseph Addison, 1672—1719): 英国散文家、诗人、剧作家和政治家，与好友理查德·斯蒂尔 (Richard Steele) 创办了两份著名的杂志《闲谈者》(Tatler) 与《旁观者》(Spectator)。

的善人中发现恶觉得有趣，反之，在恶人中发现善会为之感动。这就是自己的倾向。

(18—21) 说明自己大生观的确立过程，论述自小学时代至医学院学医的体验。作为医院门诊部的主管而触及赤裸的人生，知道了苦恼能使人卑微。在医学院里，他又学到人为自然科学的对象。

(22—23) 作为一个人，作为一个作家的自我长处与短处的分析。没有社交性，不能引起对他人的强烈感情。明晰地有着论理的头脑，但缺乏想象力。

(24—27) 读书论。反省青年时代仅因流行而醉心佩特与梅瑞狄斯¹的作品。

(28—29) 年轻时的旅行经验，德国、意大利的旅行。虽得到医师资格，但决心当作家而赴西班牙。有关外国语学习的事。

(30—42) 自己剧作的回忆，戏剧论。从实验剧场转向大众剧场的经过。散文剧的界限，关于剧的思想。论演员和观众。

(43—45) 《兰贝斯的丽莎》执笔的回忆。

(46—50) 作家这个职业的优点和缺点。职业作家应有的心理准备。

(51—55) 《人性的枷锁》执笔的动机。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做间谍的体验，肺病的发作，后来中国旅行的回忆。

1. 乔治·梅瑞狄斯 (George Meredith, 1828—1909): 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诗人、小说家，代表作为长篇小说《利己主义者》(*The Egoist*)。

(56—62) 文学论。《雨》执笔的回想，因而展开短篇小说论，强调开头、过程、结束的重要性。文坛上自己的地位，实验小说批判，批评的认识等。

(63—77) 哲学论。自留学德国时听过库诺·费舍¹的演讲后，对哲学产生颇大的兴趣，读过不计其数的哲学书，但没有发现一个在人生意义上能完全解除自己疑惑的哲学家。以为自己来写为最上策，亦曾做此准备，但直至今日都未能完成。毛姆自称这里所写的只是备忘录而已，所以是未经整理的，认真讨论唯物思想、唯心论、神与恶等问题为主题的论文。最后就真善美做结论说：“善在这个现实世界上，本身是一个目的，至少是能够追求的唯一价值。”

本书翻译承蒙台湾清华大学吕辉雄先生帮助，特此致谢，译者才疏学浅，尚祈先生不吝指正。

1. 库诺·费舍 (Kuno Fischer, 1824—1907): 德国哲学家，著有《新哲学史》。

这本书不是自传，也不是回忆录。我会用种种方式把一生里发生的各色事情表现在我的著作里。有时把自己所经历的事用作一篇作品的主题，为了给它加上血肉，就创造出一连串故事。采用偶尔相识或一直亲近交往的人们，作为我作品中角色的底子，更是常有的事。在我的作品中，事实与虚构错综复杂，现在回想起来，连我自己对这两者也无从区别了。纵使能想得事实，我也没有兴趣再去记录。因为那些事实也已在别处善加利用了。不仅如此，那些事实本身也是毫无意义的。我的一生时有变化，有时也出现过有趣的场面，但并不是富于波澜的冒险生涯。同时，我的记忆力很差。有趣的话如不听第二次便记不得，便是听过两次，也在还没有机会告诉别人时就忘掉了。就是自己说过的笑话，也从来没有记住过，所以不得不经常讲些新笑话。因为这种无能，我知道人们很难喜欢与我交往。

我从来没有写过日记。现在想起来，在我以剧作家成名之后的那一年间，如果留下日记该多好。因为那时我曾碰到很多名流，如果记载下来，也许会是很有趣的记录。当时恰好贵族和地

主阶级在南非洲造成纷扰事态，一般人民对这两个阶级的信心因此粉碎了。但贵族和地主阶级仍执迷不悟，依旧保持着过去的自信。我进出各地政治家的宅邸，听他们的口吻，仍然认为经营大英帝国是他们分内的事。例如在总选举迫在眉睫之际，听到他们谈汤姆是否该掌管内政部，或者狄克去爱尔兰应该可以心满意足之类的事，使我有一种微妙的感觉。我想，似乎没有人读过汉弗莱·沃德夫人¹的小说，她的小说中有些作品，也许沉闷些，但我记得它们却把当时统治阶级的生活实态描绘得极为鲜明。当时的小说家，对于这一阶级仍寄以莫大的关心，连不认识贵族的作家，也以为有必要大大描写身居要位者的事迹。如果现在把当时的戏剧剧目拣出来看，发现登场人物中贵族之多，谁也会为之骇然的。戏院经理以为剧中的贵族能吸引观众，演员也乐于扮演贵族。但是，随着贵族政治势力的消退，大众对于他们的兴趣，也跟着走下坡路了。喜欢戏剧的人们，在舞台上看到富裕的商人，或医生、律师等与自己同阶级的人们开始担当国家大事，也渐渐地不以为怪了。没过多久，有一个不成文法的原则流行开了：有爵位的人除非在主题上有绝对的必要，不然不应该登上舞台。话虽这么说，却仍不能把大众的趣味引向下层阶级。小说也罢，戏剧也罢，凡是涉及这一阶级的，一般都被认为是污秽的。这一阶

1. 汉弗莱·沃德夫人 (Mrs. Humphry Ward, 1851—1920)：英国社会改革家、小说家，创办了伦敦第一所残疾儿童学校，是支持妇女接受高等教育运动的领导人之一。代表作为小说《罗伯特·埃尔斯密尔》(Robert Elsmere) (1888)，描写了一位年轻的传教士因反对教堂的正统而出走的故事。